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政法

纪念版

神学政治论

〔荷兰〕斯宾诺莎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神学政治论

〔荷兰〕斯宾诺莎 著

温锡增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学政治论/(荷)斯宾诺莎著;温锡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政治、法律、社会学)

ISBN 978-7-100-13130-8

I. ①神… II. ①斯… ②温… III. ①神学—荷兰
②政治理论—荷兰③哲学理论—荷兰 IV. ①B5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2331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神学政治论

[荷兰]斯宾诺莎 著
温锡增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130-8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9% 插页2

定价:40.00元

Benedict de Spinoza
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Translated by
R. H. M. Elwes.

Whittingham and Co. London 1883

根据上开波恩哲学丛书 (Bohn's Philosophical Library) 1883 年英文版转译。原著 1670 年以拉丁文出版,原名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英译者所根据的版本是《P. de Spinoza Opera quæ Supersunt Omnia》ed. C. H. Bruder. Leipzig (Tauchnitz) 1843。



海牙国立博物馆藏斯宾诺莎像的摹本
(原画约作于 1665—1666 年,现藏伏尔封布特城图书馆)



鲍威尔作

石版画 1906年

cerptam & descriptam esse necessario fatendum est, adeo parum sibi constare videmus. Cap. enim 47. Genes. narrat quod Jahacob cum primum Pharahonem ducente Josepho salutavit, annos 130. natus erat, à quibus si auferantur viginti duo, quos propter Josephi absentiam in mazore transegit & præterea septemdecim ætatis Josephi cum venderetur, & denique septem, quos propter Rachelem servivit, reperietur ipsum provecitissimæ ætatis fuisse, octoginta scilicet & quatuor annorum cum Leam in uxorem duceret, & contra Dinam vix septem fuisse annorum, cum à Sechemo vim passa est, Simeon autem & Levi vix duodecim & undecim, cum totam illam civitatem deprædati sunt, ejusque omnes cives gladio confecerunt. Nec hic opus habeo omnia Pentateuchi recensere, si quis modo ad hoc attenderit, quod in hisce quinque libris omnia præcepta scilicet & historiz promiscue sine ordine narrentur, neque ratio remporum habeatur, & quod una eademque historia sæpe, & aliquando diversimode repetatur, facile dignoscet hæc omnia promiscue collecta, & coacervata fuisse, ut postea facilius examinarentur, & in ordinem redigerentur. At non tantum hæc quæ in quinque libris, sed etiam reliquæ historiz usque ad vastationem urbis, quæ in reliquis septem libris continentur, eodem modo collectæ sunt. Quis enim non videt, in cap. 2. Judicum ex vers. 6. novum historicum adferri (qui res à Josua gestas etiam scripserat) ejusque verba simpliciter describi. Nam postquam historicus noster in ult. cap. Josuz narravit, quod ipse mortem obierit, quodque sepultus fuerit & in primo hujus libri narrare ea promiserit quæ post ejusdem mortem contigerunt, qua ratione, si filium suæ historiz sequi volebat, potuisset superioribus annectere, quæ hic de ipso Josua narrare incipit. Sic etiam capita 17. 18. &c. Samuelis 1. ex alio historico desumpta sunt, qui aliam causam sentiebat fuisse, cur David aulam Saulis frequentare inceperit, longe diversam ab illa, quæ in cap. 16. libri ejusdem narratur: non enim sensit quod David ex consilio servorum à Saulo vocatus ipsum adiit (ut in cap. 16. narratur) sed quod casu à patre ad fratres in castra missus Saulo ex occasione victoriz, quam contra Philistzum Goliath habuit, tum demum innotuit, & in aula detentus fuit. Idem de cap. 26. ejusdem libri

Nam quod quidam putant Jacobum 8 vel 10 annos inter Mesopotamiam, et Bet-el peregrinavisse, & Philistiniam redolere, quod pater filii Hegera dixerim. Nam non tantum propter denarium, quo sine dubio tenebatur, videndi parentis, sed etiam ut notum foret (vide Gen. cap. 29 v. 10 et 31. 13) quantum potuit, festinavit. Quod si tamen hæc conjectura potius, quæ ratione videntur, age concidamus, Jacobum 8 vel 10. et si placet plures inanes, perosi facti, quam Ulissam aliam, consumptis se. Hoc certe negare non poterunt, quod Benjamin in ultio hujus peregrinationis anno natus fuerit hoc est, ex eorum hypothesis anno veritatis Josephi decimo quinto, aut decimo sexto, aut circiter. Nam Jacobus anno a natiuitate usque Josephi septimo Labano valedixit. Ut ex

P 3 suspi- anno 17º atatis Josephi usque ad annum quo ipse patriarcha Egyptum peregrinavit non plures, quam viginti duo anni numerantur, ut in hoc ipso capite ostendimus. Deoqua Benjamin eodem tempore, quo scilicet Egyptum profectus est, viginti tres, aut viginti quatuor annos ad summum habebat, quo atatis flore nepotum cum Labana combat (vide Gen. cap. 46 v. 21. quem conflixit cum v. 30. 39. 40. Cap. 26. Num. et cum v. 1. et Sag. cap. 8. l. 1. Paral.) quod sane non minus a ratione alienum, est quam quod Dina septennio vim passa fuerit et valigna quæ ex hujus historici ordine deducimus, atque adeo apparet, honum imperitorum, dum modis solvere student in alios incidere, remque magis intricare, et dilacerare.

斯宾诺莎对《神学政治论》所加旁注的手迹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出版说明

《神学政治论》是17世纪荷兰的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的主要著作之一。1670年匿名出版。

17世纪的荷兰已经摆脱了西班牙的军事、政治的统治和宗教的干涉,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当时荷兰的资产阶级仍然面临着激烈的斗争。反动的西班牙封建政权,不甘心失败,仍然想从政治上、军事上和宗教上控制荷兰;而荷兰国内也还存在着顽固的封建残余势力,荷兰新教教会和犹太教会中的顽固分子继续迫害无神论者。在宗教的外衣的掩盖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腐朽的封建势力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斯宾诺莎出来向封建教会进行了坚决的、勇敢的斗争。《神学政治论》一书也正是适应于这个要求而写的。

教会力图利用宗教麻醉人民。教会的神学家们应用迷信的手法,援引各种“奇迹”,制造了各种神秘的说教以证明《圣经》的神圣性。与教会的这种神秘观念相对立,斯宾诺莎在这一部著作中提出了科学地解释《圣经》的方法。作者认为,解释《圣经》的方法与解释自然界的方法是一样的。解释自然界的方法主要是在于阐述自然界的历史本身。所以解释《圣经》的方法首先是要把《圣

《圣经》仔细研究一番。也就是说,解释《圣经》不预立原理,只讨论《圣经》本书的内容。然后根据《圣经》中的一些根本原理以推出适当的结论来,恢复作者的原意。

斯宾诺莎为解释《圣经》立下了一条普遍法则,这就是根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圣经》中的话凡不能历史地加以解释的,就不能信以为真。作者所谓的《圣经》的历史是指,首先,《圣经》各卷的作者在写作时所使用的语言的性质和特点。《旧约》和《新约》的作者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了解希伯来语是极为必要的。必须把原文的句法和现代的通用的语法加以比较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理解原作者的真意。斯宾诺莎举出了很多例子说明希伯来文的用法,它和现代语言的区别,及其为解释《圣经》所带来的困难。

其次,斯宾诺莎认为,《圣经》中所说的话必须与各预言书的背景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必须要了解:每篇作者的生平、行为与学历,他是何许人,他写作的原因,写在什么时代,为什么人写的,用的是什么语言。还要研究每篇预言书所经历的遭遇,最初受到欢迎与否,落在什么人手里,有多少种不同的本子,是谁的主意把它归入《圣经》里。最后,还要了解现在公认为神圣的各篇是怎样合而为一的。斯宾诺莎用这种历史的原则,对《圣经》各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圣经》中许多年代不准确,事实不可靠,语句有矛盾。

这样,作者用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在历史上第一次批判了并重新解释了《圣经》,驳倒了神学家们对《圣经》的各种歪曲和捏造,摧毁了教会统治的基础。

恩格斯对于斯宾诺莎的这种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指出：“当时哲学的最高光荣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论者都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①恩格斯的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神学政治论》，因为作者在这一部书中所用的方法只是他研究自然的一般方法的局部应用。

诚然，斯宾诺莎在这一部著作中仍然沿用了许多宗教的术语，但是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这些宗教的术语却具有唯物主义的内容。例如，作者所谓的“上帝”，不是别的，就是“自然”。他驳斥神学家们说，对于一事物无法解释，就归之于上帝的意志，这种人是懒汉，这是一种可笑的方法，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上帝”就成为这些人的“无知的庇护所”。他指出，《圣经》中所叙述的事物所以要归因于上帝，这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因为《圣经》的目的不在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事物，而只是在叙述动人想象的事物，用最有效的方法以激起惊奇，因而使大众的心深受感动，以唤起他们的敬神之心。

斯宾诺莎认为，《圣经》中有许多事情是用奇迹来讲述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自奇迹以推断上帝的存在，相反，如果奇迹是指一些违反自然规律的事物，不但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反而使我们怀疑上帝的存在。斯宾诺莎指出，《圣经》中所讲述的一些事物都可以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我们对于上帝的存在本来毫不怀疑，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自然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而运动的。自然的力量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页。



是无穷的,自然界的规律极其广阔。这种规律给我们指明了上帝的无限、永恒、与不变。归根到底,按照斯宾诺莎,“自然的效能与力量就是上帝的效能与力量,自然的法则规律就是上帝的指令。”(第91页)反过来说,“上帝”就是“自然”。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谓“上帝”的真正意义。

这样,斯宾诺莎结合许多具体的例证,令人信服地给予《圣经》以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论的论证。但是,斯宾诺莎毕竟不能从宗教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这又表现了他的无神论的不彻底性。也因此而遭致了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曲解。

斯宾诺莎的这些论点以及所有其他的论点,归根到底是要证明他的政治主张,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他主张政治与教会分离,哲学与神学分离,它们各有其领域,应当互不侵犯。他倡导社会契约说,天赋人权说,主张人民应该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序言》中,他开宗明义地表明这一部书所要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要指出“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欲证明容纳自由,不但于社会的治安没有妨害,而且,若无此自由,则敬神之心无由而兴,社会治安也不巩固。”(第12页)按照他的学说,只有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在民主政治中,没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地转付于人,以致对于事务他再不能表示意见。他只是把天赋之权交付给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他是那个社会的一分子。这样,所有的人仍然是平等的。……只有这种政体我说得很详尽,因为这与我说明在一个国家之中享受自由的利益这个目的最为相近。”(第219页)

斯宾诺莎接着论证说,如果国家强迫人民按照统治者的意思规定他的生活,按照统治者的命令以评定一件事是真的或假的,好的或坏的,公道的或不公道的,按照统治者的命令以接受某种信仰,崇拜上帝等等,这都是误用统治权与篡夺人民之权。他认为,人的心是不能由别人来安排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之权,这种权利是不能割让的。“政府最终的目的不是用恐怖来统治或约束,也不是强制使人服从,恰恰相反,而是使人免于恐惧,这样他的生活才能极有保障;换句话说,加强他生存与工作的天赋之权而于他个人或别人无损。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愤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第 272 页)

同时,斯宾诺莎也反对个人的无限制的自由。他说,“虽然我们讨论的自由不能完全不给人民,无限制地给予这种自由是极其有害的。所以,我们现在必须研究,究竟能够并且必须给予到多大的限度,而不危及国家的安宁或统治者的权势。”(第 271—272 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说是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

可是,在这里也表现了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和机械论的局限性。他不能揭露国家的阶级根源,在他看来,国家的产生不是由于社会的经济过程,而是由于社会契约。他企图从“理性”,从“人的本性”推导出他的全部政治学说。同时,他鄙视



人民群众,例如他认为,人民的迷信是根深蒂固的,大众的褒贬是由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由于理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即能登上理性认识顶峰的“智者”才能获得自由。而他的这部著作正是为这些人写的。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如所有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在社会历史方面,斯宾诺莎的观点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但是,无可怀疑,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反对宗教,反对中世纪的封建经院哲学中,他的这一部书以及其他著作起了进步的作用。斯宾诺莎的历史功绩正在于此。正因为这样,他遭受到当时的神学家的憎恶,并受到了宗教的迫害,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使斯宾诺莎停止他的斗争。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62年11月

目 录

序	1
迷信的起源与后果	1
著者写这本书的原因	4
他研究的经过	6
这篇论文是意在给什么样的读者读的。著者服从他的国家的元首	9
第一章 论预言	10
预言的定义	10
对摩西和对别的一些预言家的启示之间的区别	12
基督和所有别的接受启示的人的分别	16
“灵”这个字的意义不明	17
万物与上帝有关,这有不同的意义	18
“上帝的灵”的不同的意义	20
预言家借想象来了解启示	23
第二章 论预言家	26
若是以为预言可以给人以关于现象的知识,这是错误的	26
以(1)想象的鲜明、(2)神迹、(3)语言家的善良为根据所得的预言的确实性	28
启示随个人的性情和意见而有不同	29
第三章 论希伯来人的天职,是否预言的才能为希伯来人所专有	43



希伯来人的幸福不在非犹太人之不如人	43
也不在哲学上的知识和美德	46
而是在他们对国事的处理和避免政治上的危险	47
甚至这个差别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不存在	48
非犹太人对于上帝的律法和恩宠也有一份儿,这有《旧约》可以为证	48
解释《罗马书》的表面上的矛盾	53
对于犹太人是永久的神选这个论证的答辩	54
第四章 论神律	59
律或是由于自然的必然性或是由于人事的命令。后者的存在与前一类的律不相抵触	59
神律是一种基于人的命令的律,称之为神律是由于其目的的性质	61
神律(1)是普遍的;(2)不倚靠任何历史的叙述;(3)不倚靠仪式;(4)其自身就是它的报酬	63
理智并不把上帝看做是人的立法者	64
以上帝为人的立法者这种想法证明是无知——亚当——以色列人——基督徒	64
圣书上的证据支持理智和关于神律的合理的见解	68
第五章 论仪式的法则	72
《旧约》中关于仪式的法则不是普遍的神律的一部分,而是局部的,一时的。关于这一点,有预言家们可以为证	72
《新约》上的证据	75
仪式的法则如何有助于保持希伯来王国	76
基督教仪式的地位与此类似	79
圣书中的故事哪一部分是不得不相信的	79
第六章 论奇迹	84
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混乱思想	84

